

以新人文主義引領未來教育

周洪宇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信息技術滲透到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人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學習方式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全民教育、優質教育、個性化學習和終身學習已成為信息時代教育發展的重要特徵。

隨著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到來，教育已經站在人類文明的十字路口，需要我們冷靜思考未來教育的變革將走向何方，我們教育人的使命又何在？我想就此問題談三個觀點。

一、教育要回歸到人的本真存在

在人類文化中，科學與人文並不是相反甚至對立的價值觀，它們實際是人類人性中互補的兩個方面，它們之間完全能夠而且事實上也是富有“建設性地共存”的。科技可以帶來教育方式的重大變化，但始終改變不了其對人文的需要。

審視當下的社會文化可以發現，急劇變化的中國社會道德失範、價值迷失，價值理性的“缺位”與“讓步”，表現為市場化、功利化教育傾向，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群體之間教育的差距增大。應試教育愈演愈烈，小學生的目標在進重點中學，中學生的目標在進名牌大學，大學生的目標在獲得高薪工作，形成了一種馬拉松比賽式的教育，學生和教師都淪為比賽機器，人的主體性與整體性在逐漸被侵蝕。

在當今人被技術異化為物的時代，教育比任何時候都更有必要成為人的教育。因為“教育的目的是努力使青年用其心靈的天然力量和天賦，以及其理性天然的直覺能力去把握真理和美，這些天然的直覺能力是由其全部的感覺、想像力及情緒方面的動力支撐著的”。為了塑造“自由全面的人”的教育，教育的本質必須保持完整。

二、新人文精神是古典及近現代人文精神演進的必然結果

為論述問題的方便，這裡我想採用一個寬泛意義上的“人文精神”概念來取代嚴格意義上的“人文主義”概念，鳥瞰式地考察人文精神的歷史演變，說明新人文精神是古典人文精神和近現代人文精神的必然結果。

人是歷史活動的主體，歷史的進化本質上就是人的進化，而人的進化不僅是體質的進化，更是精神的進化。人文精神就是隨著人的進化而演進的，它大致經歷了“軸心時代”的古典人文精神和“軸心後時代”的近現代人文精神階段，並正在進入“新軸心時代”新人文精神階段。

由於物質生活水平的匱乏和人類認識水平的低下，早期的人類處於一個主客不分的“泛靈論”時代，人類思維處在原始思維狀態，大自然的很多現象常被體現為多元人格神而主宰人類精神，維柯稱這是人的“神話時代”。神話折射著神的偉大與人的渺小，人類匍匐在神的腳下，臣伏於神。古典人文精神就是針對這種顛倒的人與自然（神）的關係而產生的。

中國古典人文精神的核心觀念是“仁本主義”，它起源於周公的“敬天保民”、子產的“天道遠，人道邇”，奠基於孔子發端，弟子孟子、荀子等人傳承並擴展的以“仁”為核心的儒學。

以“仁本主義”為核心的古典人文精神，表現在人與宇宙、人與自然關係上，是“天人合一”觀念，人、天、地並立而稱“三才”，且人主天地輔，人居於核心地位；表現在人與社會關係上，就是“民主主義”，“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但這種古典人文精神只是人類精神進化的初級階段，是與當時自給自足的農業宗法社會相適應的，在操作層面往往容易與其形而上的理想目標相背離，由於這種內在背離，使得中國古典人文精神走向衰退。

西方古典人文精神肇始於公元前五世紀的古希臘思想，古希臘思想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是，它是以人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為中心的。與之相適應的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的雅典教育。雅典教育實行以“七藝”為主要內容的博雅教育，目標是培養“身心既善且美的人”。比起古希臘人文教育，古羅馬教育更加注重文化陶冶對人精神培養的作用。

“軸心後時代”的近現代人文精神是人文精神演進的第二個階段。它發端於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這種與西方中世紀神學和宗教異化相抗衡的人文精神，復活了古希臘、古羅馬的“人性”內在精神，並賦予了新的內涵，被稱為“人的重新發現”。

此後的啟蒙時期，西方人文主義開始出現分化。伴隨著自然科學的重大發展，它強調科學理性的作用，從理論高度論證人的主體性和自然性。十九世紀後半葉以來的現代人文主義進一步發生轉折。新人文主義更為關注人與文化的協調發展，注重從人的生存、發展、自由和解放的高度來理解和把握“人”的概念。

但是，西方新人文主義只是從人性論來立論，而不是從“現實的人”立論，這就不可避免地有其嚴重的局限性。馬克思主義主張，應從唯物主義史觀“現實的人”來理解“人文”的“人”，進而建構新人文主義，這就進入了“新軸心時代”新人文精神階段。

“新軸心時代”理論認為，當今世界正進入一個與兩千多年前的“軸心時代”既類似又不同的“新軸心時代”。湯一介認為，與“舊軸心時代”相比，“新軸心時代”之“新”至少有以下三點：（1）在“新軸心時代”，世界文化發展的狀況將不是各自獨立發展，而是在相互影響下形成文化多元共存的局面；（2）“新軸心時代”將是一個多元對話的世紀，是一個學科之間互相滲透的世紀；（3）“新軸心時代”的文化將不可能像公元前500年前後那樣由少數幾個偉大思想家來主導，而將是由眾多的“通天之際，達古今之變，會東西之學”的思想群體來導演。

我不這麼看，新人文精神應以唯物主義史觀“現實的人”為理論基點來理解“人文”的“人”，應回答現實的問題，解決當下中國乃至世界普遍遇到的難題。這是“新軸心時代”新人文精神產生的最根本的原因。

“新軸心時代”的新人文主義，應回答時代的挑戰，包括對科學的挑戰、工業社會的挑戰以及全球化的挑戰。要破除對科學萬能的崇拜，破除對工業革命所帶來的叢林法則的信奉，破除對文化絕對主義的迷信。“新軸心時代”的新人文主義要建立全球視野，形成全球意識和全球觀念，要在張揚個性的基礎上建構人類整體性意識，要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求同尊異”，進而“聚同化異”。

三、以新人文精神引領教育未來

二十一世紀的信息化時代，教育必然會更加普及，人們的教育程度必然會進一步提高。由於

知識更新加快，工作和社會需求不斷變化，終身教育將成為普遍訴求，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成為可能。全球化時代、信息化時代和高科技時代的來臨，教育的現代化困境將更加困擾我們。我們迫切需要一種新人文精神來引領教育未來。

不可否認，在這個人類突飛猛進的現代化進程中，科學所代表的工具理性比情感所代表的價值理性發揮了更重要的作用。“人類總是夢想黃金時代，但只有現代科學的巨大成就，人類才能在未來尋求黃金時代，而不是在過去。正如勒南談到的，新舊時代的分界線在於，人性觀念及其成就的崇拜。”在高度工業化的城市社會裡，“隨著傳統信仰的衰退，對人性的崇拜會越來越成為我們真正的信仰”，只要人的主體性存在，新人文精神的使命就遠未結束。

教育是指向人的實踐活動，自進入人類精神進化過程之中起，教育就與人文主義和人文精神密切相關。自希臘濫觴、經文藝復興而勃發的人文主義教育，主張按照人文主義的精神弘揚人性，實行一種“全面”的教育，並根據學生的愛好與興趣進行教學，促進個人的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發展。從古希臘的“七藝課程”、博雅教育到近代的紳士教育，直至當代的通才教育、通識教育，其源流一脈相承。這種培養高貴的、有教養的、無所不能的、全面發展的人的理想，也成為馬克思主義教育學的精髓。馬克思的“人學宣言”包括了“全面發展”和“自由發展”兩個基本方面：“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新人文精神應該引領教育未來。

教育的最高目的在於培養自由全面發展的人；而現階段實現人類這一崇高目標只有通過二十一世紀的新人文教育來實現，通過加強新人文精神引領，逐步消除教育的弊病，最終使教育的近期目標與人類的終極理想融為一體。教育是圍繞珍愛人的生命、增長人的智慧、培養人的信仰而展開的。因此，教育始終是引領人類文明進步的燈塔。教育彰顯了人的主體性和完整性，使人成其為人，使人成為有價值的人、幸福的人。

從新人文精神出發並與之相配合，我提倡一種新人文教育。新人文教育是一種建立在全球視野、全球意識和全球觀念上的新教育，是以人為核心的和諧共生的新教育，是在張揚個性的基礎上又具備人類整體性意識的新教育，是一種注重綠色生態可持續的新教育，是繼承西方人文主義歷史傳統和精神，同時又融入中華文化人文價值和精神的新教育。

對新人文教育，我個人有十點主張：（1）應以人為本，充滿人文關懷；（2）應注重個性發展，豐富情感，健全人格；（3）應培養人類整體意識，做有全球觀、中國心、正義感的現代公民；（4）應培養科學精神，善於思辨，掌握技能，適應未來生活；（5）應師生平等，合作共享，因材施教，教學相長；（6）應尊重和保持文化的豐富性和多元性，提供選擇的多樣性，求同存異，和諧共生；（7）應融匯本土域外優良教育傳統，傳承和發展文明；（8）應開放，創新，勇於探索；（9）應重視終身教育和終身學習，具有可持續性；（10）應注重綠色生態和環境教育，養成同理心。

最後，我想以薩頓的《一個人文主義者的信念》來作為結尾：“為了走向未來，我們需要全部過去的高貴的東西，就像需要今天的專門的知識一樣。我們的知識本身必須是仁慈慷慨的，必須是美的，否則它就是不足取的。我們建造雄偉的橋樑、飛艇、摩天大樓。如果我們因此而失去了快樂的技巧和謙遜的生活，那麼這一切對於我們人類又有什麼用處呢？我們注定要死於疲於奔命的單調生活。”

（作者係華中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江教育研究院院長）